

茶话品书

用小事来滋养自己

□谭庆楠

这是一本让我重新爱上生活的书，张强强散文集《在平凡的日子里明媚生长》写得质朴又富有诗意。漫步在他的文字里，就像走进了陶渊明的世外桃源，让我被一种恬淡的美好包围着，也让我明白，真正滋养我们的那些瞬间，不在宏大的叙事里，而在平凡到总是被忽略的日常中。

书中一共收录了94篇散文，根据春、夏、秋、冬和这5个主题，将散文分为5辑。每篇文字记录的都是日常琐事，一棵树、一把蒲扇、一颗土豆、一个陶罐、一缕月光、一顿美食……这些日常的事物，都在他的笔下串联成了诗意的烟火人间。虽然写的都是寻常事，但字里行间带着哲思的光辉。似乎每一件不起眼的小事，都深深扎根于作者的灵魂深处，变成了滋养他的养料。

他记录春天的樱桃时，说：“姥姥家的樱桃满含着姥姥对我的宠爱，那酸酸甜甜的汁水中有着我童年时光的幸福味道。”他记录乡村初夏的美景，说：“因为母亲，初夏的无限美好都被我装进了车厢，这是我真正可以独享的初夏时光。”他记录秋天成熟的土豆时，说：“土豆是低调的智者，它不喜欢随波逐流，讨厌千篇一律，有着自己的性格。”他写铁锅炖里的乡愁时，说：“在这快节奏的繁忙之中，能够敞开肚皮悠然自得地吃一顿家乡的美食，无疑是一件幸福的事。”他写沉默的父爱时，说：“那一刻，我感觉有一种东西冲破了情感的枷锁，我读懂了父亲沉默的牵挂，也读懂了父亲苍老的背影。”太多事物，因为太过稀松平常，所以很多人没有去细细探究其中的深意，但作者都把这些记录了下来，并且从中感受到美好，让自己明媚地生长着。

毕竟生活不是电视剧，哪有那么多惊天动地的时刻。在日复一日的轮回里，与其用力地追寻那一抹鲜亮的色彩，倒不如从小事中拾得清欢，活得从容自在。正如书中《手持烟火，心怀诗意》一文中，作者写到父亲十年如一日地早起去菜市场买菜，会把鸡蛋煎成爱心模样，会在客厅的桌子上放一束玫瑰花，此情此景，作者有感而发说：“生活的仪式感不是穿着高贵的礼服、进出高级餐厅、喝着名贵的红酒，真正的仪式感就藏在平凡生活里那些细碎而普通的小事里。”

看完这本书，我走到了太阳底下，感受着阳光的温柔爱抚，我张开双手，任由明媚将我团团围住。原来，滋养自己可以这么简单，只要我们愿意，一阵风、一杯茶都能带来幸福。愿你我在生活中都有这样的能力：用小事来滋养自己……

质朴纯真的温柔叙述

——读《谷堆旁边讲故事》

□周光林

回想小时候晒场上的稻草、谷堆，我们不由得感到亲切。翻开梁柱生《谷堆旁边讲故事》，思绪不知不觉间张开翅膀飞向故乡，重温夏夜里星光下长辈给我们讲故事的场景，并在温馨的聆听中沉醉。

《谷堆旁边讲故事》内容贴近生活，收录时代故事、非遗故事、红色故事等三辑故事，2025年12月获第十七届“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·优秀民间文学作品”入围作品。全书45篇故事作品，主要创作于2019年—2023年之间，先后在《故事会》《民间文化》《上海故事》等期刊上发表。阅读这些作品，我们如同在安静的空间里听作者讲述一个个极具吸引力的故事。作者热爱生活，崇尚正能量，他的讲述深刻而温柔，让我们在真切感悟一系列鲜明生动的故事形象的同时，自觉接受了一些关于人格与人生观、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教育，也提升了对艺术的欣赏水平。

作者自幼生活在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玉林，岭南文化、侨乡文化、客家文化与玉商文化各具特色，关于本地人拼搏、尚武、闯南洋等各种奇闻轶事众多，这为祖母与父亲讲故事提供了素材。祖母不识字，却结合听来的奇闻轶事与颠沛流离的生活，在乡间晒场上摇着蒲葵扇为幼年的作者讲述了许多故事。父亲念过高小，从戏剧或书本里找内容给少年的作者讲故事，不仅引导作者喜欢上了语文，还引导作者借助图文并茂的连环画增长了知识，拓宽了视野，丰富了想象。后来作者考上大学离开玉林，关于故乡的传奇，经过长辈的讲述时常在脑海里萦绕。

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，国家越来越重视共同富裕与理想信念教育。艺术来源于生活，艺术的真实体现需要以真实的生活为基础。作者两次成为帮扶干部，投身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，正是带着对乡村发展的火热关注与真切感悟，接连创作出《值钱的文物》《高高的秦岭》等二十余篇时代故事。作者大学毕业后在江油市从事新闻工作，四处采访时喜欢打听当地的民间故事与传说，为艺术创作搜集素材。《宣笔世家》《箍桶之恋》等九篇非遗故事与《神眼》《巧打油库》等十二篇故事，都立足现实生活的场



景，结合民间传说，通过严谨构思，化繁为简，去伪存真，成功塑造了鲜明生动的故事形象。《宣笔世家》等故事还在四川乃至全国的故事创作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。

沉醉于《谷堆旁边讲故事》，我们发现作者的叙述温柔细腻。全书主要描写乡村发展与革命抗战等内容，表达的主题属于正能量。作者把对时代、文化与理想信念的热爱潜藏心底，然后如同晒场上的一位长者，吹着夜风，乘着凉意，冷静客观地讲述着一个个故事。周围还不断有蚱蚱、青蛙抑或小鸟的伴奏。每一篇故事都跌宕起伏，惊心动魄，令我们不时伸颈、侧目、微笑。情节讲完，故事就结束了，我们听不到关于揭示主旨口号一般的话语，但我们往往在结尾处陷入一阵沉默，回味一番情节后禁不住为内心的感动与灵魂的触动而赞叹。作者不动声色的叙述，实际上藏着静待我们自行领悟的温柔关照，让我们潜移默化地塑造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，并加深我们对艺术的认知。

正如书名一样，我们喜欢谷堆旁边听故事的过往。光阴荏苒，时过境迁，好在我们可以阅读《谷堆旁边讲故事》，在作者质朴纯真的叙述中，重温童年夏夜里的无限温馨。

泥人张“黛玉葬花”彩塑与鲁迅的京剧审美

□砾华

泥人张“黛玉葬花”彩塑现藏天津博物馆，是泥人张第二代传人张玉亭的作品。如果不看说明，观者或许会误以为它只是一尊普通的红楼仕女像，从而忽略其特殊之处：它所塑造的，是京剧大师梅兰芳在舞台上饰演的林黛玉。

应该说，这是一次精妙的艺术叠加。泥人张以捏塑闻名，民间素有“把泥人捏活了，只欠一口气”的美誉。传说，第一代张明山常藏泥于袖中看戏，一曲未终便捏出角色。作为第二代传人的张玉亭，继承了这种对戏剧人物的敏锐捕捉力。在这尊作品中，他并未直接图解《红楼梦》场景，而是一种“再现”——梅兰芳演绎黛玉葬花时那一瞬间的舞台身姿与精气神。观赏者面对这尊彩塑，仿佛置身民国初年的戏园。林黛玉（梅兰芳饰演）肩荷花锄，身段婀娜，虽有仕女的病态之美，却更多了一层舞台“做派”。那一瞬间，是戏，是画，也是诗。

这尊彩塑，让我联想起鲁迅先生对梅兰芳饰演《黛玉葬花》的复杂观感。在其1924年发表的《论照相之类》一文中，鲁迅先生毫不掩饰他的“失望”：“我在先只读过《红楼梦》，没有看见‘黛玉葬花’的照片的时候，是万料不到黛玉的眼睛是如此之凸，嘴唇如此之厚的。我以为她该是一副瘦削的癯病脸，现在才知道她有些福相，也像一个麻姑”。鲁迅先生这段酷评，貌似挑剔梅兰芳的容貌不符合原著描写（他认为林黛玉应该是瘦削的、病态的，而不是梅兰芳那种丰腴的、如“麻姑”般的相貌），实则暗含了两种艺术门类在

梅兰芳《黛玉葬花》舞台照。



泥人张《黛玉葬花》彩塑。

审美本质上的冲突。对于鲁迅而言，文学是至高无上的想象的艺术。每个人在读《红楼梦》时，心中都有一个基于文字描摹而生出的林黛玉，这个形象是私密的、模糊的、充满无限可能的。然而，当梅兰芳饰演林黛玉的剧照出现时，这种无限可能被一种确定的、肉身的、物质的形象所取代了，由此破坏了文学的纯粹性。

在此，我们不妨抛开鲁迅先生作为文学家的审美视角，再看张玉亭这尊泥人张彩塑，会发现另一种截然不同的价值。泥人张代表的是一种民间的、匠心的、物质化的审美传统。张玉亭在创作这尊“梅兰芳像”时，根本无意去追问“梅兰芳像不像林黛玉”这个文学命题。他所要捕捉的是作为当时最耀眼的文化符号——梅兰芳——在舞台上的“美”。这种美是可见的、可触的、可传播的。泥人张用

彩塑记录了梅兰芳创立的“古装新戏”在历史上的痕迹，记录了那特定的服饰、特定的发型、特定的身段。如果说，鲁迅憎恶这种“具象化”，是因为它破坏了想象的纵深；而泥人张则毕生致力于这种“具象化”，是因为在他们心中这才是手工艺的价值。对于泥人张及其传人而言，“捏像”不仅是技艺练习，更是与民众审美的一种共鸣。民众喜欢看梅兰芳，喜欢看梅兰芳扮的黛玉，张玉亭就捏出黛玉这形象让更多的民众端详。这是艺术的市场化、生活化，也是京津地区市民文化蓬勃生机的体现。

鲁迅先生在《略论梅兰芳及其他》中进一步指出，“梅兰芳不是生，是旦，不是皇家的供奉，是俗人的宠儿……”张玉亭创作这尊塑像的年代，应该正是梅兰芳艺术由“野”入“雅”，被知识分子和主流文化大力推崇的时代。泥人张作为民间艺术的代表，“黛玉葬花”彩塑记录的恰恰是梅兰芳被“雅化”后的形象。所以，面对这尊彩塑，我们仿佛在目睹一场三方“会谈”：曹雪芹在左，提供文本之源；梅兰芳在前，提供肉身之形；鲁迅在后，发出质疑之声。而泥人张传人张玉亭，则像一位冷静的记录者，不参与争论，只用他那历经磨练的手，将一切矛盾调和于一抔泥土与五彩之间。

我们既不会因鲁迅的批评而否定梅兰芳舞台形象的历史价值，也不会因泥人张技艺的精湛而反过来指责鲁迅“不懂”京剧。恰恰，在这种张力中，我们看到了“接受美学”的复杂性：林黛玉是美的，梅兰芳是美的，泥人张的彩塑也是美的，但三种美并不重叠。它们的错位之处，正是艺术讨论的留白之地。